

港台
武俠
精品

博覽

港台武侠精品博览

(第一卷)

时代文艺出版社

出版说明

《港台武侠精品》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容量丰富。全书200余万字，共分10卷，一次推出。

《港台武侠精品》收入金庸、梁羽生、古龙、卧龙生、陈青云、萧逸等著名港台武侠小说大师的名篇名作，基本包含了港台武侠小说的精华部分，这些作品无论是在港台还是在大陆甚至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其发行数量之大、影响范围之广、拥有读者之众，都是其它样式的文学作品所无法企及的。

《港台武侠精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向读者展示了一个蔚为壮观的世界——这里杀斗石破天惊，情节变幻莫测，神功奇艺屡现，情波爱澜叠起，紧紧扣住了读者的心弦，形成了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

《港台武侠精品》一套在手，可以纵观港台武侠作品的全貌，对热衷于港台武侠作品的读者，无疑是一个喜讯。

目 录

金	庸	神雕侠侣	1
金	庸	倚天屠龙记	42
金	庸	天龙八部	83
金	庸	侠客行	124
金	庸	飞狐外传	166
金	庸	书剑恩仇录	206
蒲	田	导读	247

神雕侠侣

在终南山上，有一座重阳宫，这重阳宫乃是全真教的住地。离重阳宫不远，有一座活死人墓。此处虽号称坟墓，其实是一座极为宽敞宏大的地下仓库。当年全真教的祖师爷王重阳起事抗金之前，动用数千人力，历时数年方始建成。其中暗藏器甲粮草，外形筑成坟墓之状，以瞒过金人的耳目。墓中布置无数巧妙机关，以抗外敌。义兵失败后，王重阳便在此隐居。当时，江湖上有一位女侠林朝英痴恋王重阳未果，因爱成仇，设计赢了古墓。两位高人虽然仙逝多年，但双方门下弟子却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这一日，想不到全真教与古墓派却为了一个孩子伤了和气。这孩子名叫杨过，父母已经双亡，四处流浪，后被他父亲的朋友大侠郭靖发现，送到终南山全真教门下学艺。杨过因对他师父赵志敬不满，逃出了重阳宫，恰巧被古墓中的孙婆婆救了回去。赵志敬追来，因中了古墓派的蜂毒，奇疼难当，只好回去。孙婆婆携杨过带了解药来到重阳宫，不料发生了误会。杨过见孙婆婆身受重伤，委顿在地，便伏在她的

身上叫道：“你们要杀人，杀我便是。谁也不许伤了婆婆。”

正闹得不可开交，忽听身后冷冷的一个声音说道：“欺侮幼儿老妇，算得什么英雄？”全真教众人闻听心头一震，回过头来，只见一个极美的少女站在大殿门口，白衣如雪，目光中寒意逼人。全真教弟子郝大通问道：“姑娘是谁？有何见教？”

那少女瞪了他一眼，并不答话，走到孙婆婆身边。杨过抬起头来，凄然道：“龙姑姑，这恶道士把……婆婆打死啦！”这白衣少女就是古墓的主人小龙女。她原是一个被人遗弃的婴儿。后经孙婆婆自小将她抚养长大，如今她已经十八岁了。孙婆婆见小龙女来到，强运一口气道：“姑娘，我求你照料这孩子一生一世，别让他吃旁人半点亏，你答不答允？”小龙女只好说道：“好，我答允你就是。”孙婆婆还想说些什么，可一口气提不上来，突然满口鲜血喷出，就此闭目而死。小龙女见孙婆婆已死，对害死孙婆婆的郝大通厉声说道：“怎么？你不自刎相谢，竟要我动手么？”

郝大通一怔，道：“怎么？”小龙女道：“杀人抵命，你自刎了结，我就饶了你满观道士的性命。”旁边群道哗然，纷纷斥责小龙女不知天高地厚。小龙女对群道之言恍若不闻，缓缓从怀里取出一团冰绡般的物件，原来是一双手套。她轻声道：“老道士，你不肯自刎，取出兵刃动手罢！”

郝大通惨然一笑，说道：“贫道误伤了孙婆婆，不愿再跟你一般见识，你带了杨过出观去罢。”不料小龙女对他说话仍是恍如没有听见，左手轻扬，一条白色绸带忽地甩了出来，直扑郝大通面门，只见绸带末端系着一个金色的圆珠。郝大通不肯贸然接招，当下闪身往左避开。哪知小龙女这绸带兵刃竟能在空中转弯，郝大通跃向左边，这绸带跟着向左，只听得叮叮叮三声连响，金球疾颤三下，分点他脸上“迎香”、“承泣”、“人中”三个穴道。这三下点穴出手之快，认位之准，实是武林中的第一流功夫。郝大通武功精纯，便在身子后仰之时，全身忽地向旁搬移三尺。这一着出乎小龙女的意料之

外，铮的一响，金球击在地下。她这金球击穴，着着连绵，郝大通竟在危急之中以巧招避过。四名道人各挺长剑向小龙女刺去。小龙女道：“是啦，早该用兵刃！”双手齐挥，两条白绸带犹如水蛇般蜿蜒而出，叮叮两响，接着又是两响，四名道人手腕上的“灵通”穴都被金球点中，四柄长剑投在地下，这一下先声夺人，群道尽皆变色，无人再敢出手进击。郝大通见状，右手摆动长剑，与小龙女的一对白绸带拆解起来。

郝大通在这柄剑上花了数十载寒暑之功，单以剑法而论，在全真教中可以数得上第三四位，但与这小姑娘拆了数十招，竟占不到丝毫便宜。又拆了数招，郝大通自快转慢，剑上的劲力大了数倍，只听铮的一响，金球与剑锋相撞，郝大通内力深厚，将金球反激起来，弹向小龙女面门，当即乘势进击，剑刃指向小龙女手腕，满以为她非撒手放下绸带不可，那知小龙女右手疾翻，已将剑刃抓住，喀的一响，长剑从中断为两截。这一下群道齐声惊叫，谁也没想到对方手套系以极细极韧的白金丝织成，乃是她师祖传下的利器，虽然轻柔软薄，却是刀枪不入。

郝大通脸色苍白，一时竟想不到她手套上有此巧妙机关，颤声说道：“好好好，贫道认输。龙姑娘，你把孩子带走吧。”小龙女道：“你打死了孙婆婆，说一句认输就算了？”郝大通仰天打个哈哈，惨然道：“我当真老糊涂了！”提起半截断剑就往颈中抹去。忽听铮的一响，手上剧震，却是一枚铜钱从墙外飞入，将半截断剑击在地下。从这钱镖打剑功夫，他知是师兄丘处机到了，只听那人说道：“全真门下丘处机向高邻讨教。”长剑挺出，刺向小龙女手臂。小龙女手上使劲，二人手劲对手劲，喀喇一响，长剑又断。但小龙女也是震得手臂酸麻，胸口隐隐作痛。只这一招之间，她已知丘处机的武功远在郝大通之上，自己的“玉女心经”未曾练成，实是胜他不得，当下将断剑往地下一掷，左手扶着孙婆婆的尸身，右手抱起杨过，双足一蹬，身子腾空而起，轻飘飘的从墙头飞

了出去。丘处机等人见她露了这手如此了得的轻身功夫，不由得相顾骇然。

小龙女回到活死人墓中，杨过见一座大厅上并列放着五具石棺，一问原来第一具石棺是祖师婆婆睡在里面，第二具是小龙女的师父睡在里面，这第三具便是小龙女师父的丫环孙婆婆睡的。另两口空棺则是小龙女和她师姐李莫愁的。小龙女将孙婆婆的尸身放入石棺，说道：“走罢。”二人闹了半天也都倦了，小龙女命杨过睡在孙婆婆房中，可杨过却不敢睡，只好将他带到自己的房中。

小龙女在暗中惯了，素来不点灯烛，这时特为杨过点了一支蜡烛。杨过心想小龙女秀美绝伦，她的闺房也必陈设得极为雅致，哪知一进房中，不由得大失所望，但见她房中空空洞洞，一块长条青石作床，床上铺了张草席，一幅白布当作薄被，此外再无别物。

小龙女让杨过睡在床上，杨过只觉彻骨冰凉，大惊之下，赤脚跳下床来。小龙女道：“干什么？”杨过道：“这床上有古怪，原来你故意作弄我。”小龙女正色道：“谁作弄你了，这床就是这样的，快睡上去。”杨过只好咬紧牙关睡上去，只见小龙女取出一根绳索，系在东西墙壁的钉子上，绳索离地约莫一人来高，她轻轻纵起，横卧绳上，竟然以绳为床，跟着左掌挥出，掌风到处，烛火登熄。杨过不愿睡的这床，其实是普天下英雄都想睡的一张床，这床是用上古寒玉制成，实是修习上乘内功的良助，睡在这床上练内功，一年抵得上平常修炼的十年。当下，小龙女传给杨过几句口诀和修习内功的法门，只一夜之间，他在内功修为上便已有了好处。

次日，杨过恭恭敬敬地跪下，向小龙女咚咚咚的叩了八个响头，说道：“弟子杨过今日拜小龙女姑姑为师，自今而后，杨过永远听姑姑的话。”小龙女先到外边捉了三只麻雀，然后将杨过领进一间石室之中，这石室奇小，但杨过累得满头大汗，不用说捉到这三只麻雀，就连羽毛也碰不到一根。小龙

女道：“你这么捉不成，我教你法子。”当下教了他一些高扑低、挥抓拿捏的法门。杨过这才知她是经由捉麻雀而授他武功，当下牢牢记住。杨过原想捉麻雀又有何难，岂知不然，直练到第八日上，才一口气将三只麻雀捉住。杨过喜道：“姑姑，这法儿真好，你身法怎么能这般快？”小龙女道：“你再捉一年麻雀，那就成啦。”杨过奇道：“我已会捉啦。”小龙女冷笑道：“哼，那就算会捉？我古墓派的功夫这么容易学会？你跟我来。”

当下带他到另一间石室之中，这石室比先前的那间大了一倍，室中已有六只麻雀在内。地方大了许多，捕捉麻雀就更难，但小龙女又授了他一些轻功提纵术与擒拿功夫，八九日后，杨过已能一口气将六只麻雀尽数捉住。此后石室不断增大，麻雀也越来越多，最后是在大厅中捉八十一只麻雀。古墓派心法确然神妙，寒玉床对修习内功又辅助奇大，只三个月功夫，八十一只麻雀杨过已能手到擒来。两人来到墓外，此时正是阳春三月，小龙女抖开布袋口，麻雀纷纷飞出，就在此时，她一双纤纤素手挥出，东边一收，西边一拍，将几只振翅飞出的麻雀挡了回来。群雀骤得自由，那能不四散乱飞？但说也奇怪，小龙女双掌这边挡，那边拍，那八十一只麻雀尽数聚在她胸前三尺之内，她两只手掌宛似化成了千手千掌，杨过只看得目瞪口呆。小龙女又打了一盏茶时分，双掌分扬，反手背后，那些麻雀骤脱束缚，纷纷冲天飞去。小龙女长袖挥处，两股袖风扑出，群雀尽数跌落，叽叽乱叫，才一只只的振翅飞去。小龙女道：“这套掌法叫作‘天罗地网势’，是古墓派的入门功夫，你好好学习吧。”

如此练习不辍，春去夏来，日有进境。两年过去了，杨过已是十六岁了，身材渐高，已是个俊秀少年，他已学会了古墓派的武功，小龙女又按着王重阳当年刻在各石室室顶的文字符号，教杨过修习全真派的武功。这全真派的武功，深不可测，是天下武学正宗，但全真派武功虽精，祖师婆婆留

下的“玉女心经”却是它的克星，一招一式，恰好把全真剑法的招式压制得动弹不得，步步针锋相对，招招制敌机先。

小龙女和杨过二人合力练习“玉女心经”，外功练成后，又到野外去练内功，这门内功步步艰难，时时刻刻会练入岔道，只有你助我、我助你，方能共渡险关。可想不到，小龙女和杨过在野外练功时，正当她用功正到紧要关头，却受了全真教赵志敬和尹志平的惊吓，身受内伤，口中鲜血狂喷。杨过只好将小龙女抱回古墓疗伤。这一日，由于杨过没关墓门，李莫愁和徒儿洪凌波为盗“玉女心经”竟然闯进古墓中来。这李莫愁乃是小龙女的师姐，当年她师父发现她心性不正，就说她学艺已成，令她下山。李莫愁虽貌若天仙，但心狠手辣，武艺极高，下山没多久便把江湖闹得天翻地覆，创出了赤练仙子的响亮名头。待她师父死后，她曾闯进古墓，要逐走师妹小龙女，独占师祖、师父留下的绝技，却被小龙女利用墓中的机关赶出终南山，但她仍不死心，于是又闯进了古墓之中。小龙女一见瞿然而起，叫了声：“师姐！”跟着便不住咳嗽。李莫愁冷冷地指着杨过道：“这人是谁？祖师婆婆遗训，古墓中不准臭男子踏进一步，你干什么容他在此？”小龙女猛烈咳嗽，无法答话。李莫愁拂尘挥动，呼呼呼进了三招，正是古墓派武功的厉害招数，别派武学之士若不明此中奥妙，一上手就给击得筋断骨折。杨过虽不及李莫愁功力深厚，仍是轻描淡写的闪开了她三招混一的“三燕投林”。

李莫愁拂尘回收，暗暗吃惊，瞧他闪避的身法竟是本门武学，厉声道：“师妹，这小贼是谁？”小龙女怕再呕血，低声道：“过儿，拜见了大师伯。”杨过呸了一声道：“这算什么师伯？”小龙女道：“你俯耳过来，我有话说。”杨过俯耳过来，小龙女声细如蚊，道：“脚边床角落里，有一块突起的石板，你用力向左边搬，然后立即跳上床来。”李莫愁见眼前一个身受重伤，一个是后辈小子，哪里放在心上，自管琢磨怎生想个妙法，勒逼师妹献出《玉女心经》。

杨过点头道：“好，弟子拜见大师伯！”慢慢伸手一摸，床边果然有一块突起的石头，当下用力一搬，跟着跃上床去。只听得轧轧几响，石床突然下沉，只觉眼一黑，石床已落入下层石室，室顶石块自行推上，登时将小龙女师徒与李莫愁师徒四人一上一下的隔成两截。杨过帮助小龙女练功疗伤，小龙女伤势逐渐得到控制，她想李莫愁的功夫高出他们太多，便要杨过逃出古墓，放上巨石堵住墓门，自己与李莫愁好同归于尽。杨过放下巨石，却在巨石落下之前又重新钻进了古墓。为了躲避李莫愁，杨过和小龙女来到石棺墓室，终于发现了另一个秘密出口和王重阳留下的《九阴真经》。小龙女、杨过设计将李莫愁师徒引出古墓，把她们赶下终南山，二人在山脚风光幽僻之处搭了两间草屋住了下来。杨过帮小龙女治好内伤后，两人又练成了《玉女心经》，接着又练《九阴真经》，转眼之间一年又过去了。

一天早上，杨过一觉醒来，听到有人相斗，出去一看，原来是小龙女正与义父欧阳锋交手。欧阳锋这几年一直在寻找杨过，一见杨过便要传功给他，欧阳锋怕小龙女听见，突然出手点了小龙女的穴道，把杨过带到远处。小龙女出了一会儿神便合眼睡去，忽然她觉得双眼被人蒙住，被人拥在怀里，心想定是杨过，便不挣扎，任其为自己宽衣解带，不由得又是惊喜又是害羞。

杨过回到小龙女身边时，解开她被封的穴道，发现她有些异样，忙道：“姑姑！”小龙女嗔道：“你还叫我姑姑？”杨过道：“那我叫你什么？”小龙女道：“难道你不当我是你妻子？”杨过从没想过此事，于是说道：“不，你是我师父。”小龙女气得全身发抖，长袖一拂，转身疾奔下山。

杨过突然失去了至亲至爱的师父，悲痛万分，决心走遍天下，也要把师父找回来，他一路问去，这天打听到有一美貌的白衣少女与人相约比武，便化装成一放牛牧童前去观战，一看之下不免大失所望，原来这白衣少女并不是小龙女，而

是李莫愁的弟子陆无双。陆无双是李莫愁的仇家之女，李莫愁原想杀她，但见她机警无比，处处讨李莫愁的欢心，被李莫愁收为弟子。这次她趁李莫愁外出之机，偷了李莫愁的秘笈《五毒秘传》，逃了出来，正在四处躲避李莫愁的追杀，路上与全真道人发生过节，相约比武。眼见陆无双要落败，杨过便出手救了她。他们知道李莫愁就在左近，不敢停留，一路化装奔逃，但终于在武关镇上被李莫愁追上，陆无双被擒。杨过正想着如何救出陆无双，正巧碰上见义勇为的老顽童周伯通的弟子耶律齐，他们联手救出了陆无双，但他们仍不是这女魔头的手，在这危急关头，忽然听到空中几声唳鸣，两头大雕向李莫愁头顶疾扑下来，随之郭靖的女儿郭芙和武氏兄弟也赶到了，李莫愁见敌人越来越多，虽然不惧，但想到若是郭靖，黄蓉夫妇到了，决讨不到什么好去，便带着徒儿洪凌波飘然离去。杨过因在桃花岛时与郭芙及武氏兄弟有些不满，不愿见到，便折返西北，一路上晓行夜宿，这一天来到了西岳华山，遇到追杀藏边五丑的九指神丐洪七公。洪七公正要一举除掉藏边五丑，忽然见到欧阳锋也上到山上，他们在十多年前功夫就不分胜负，现在两人隔着五丑比拼内力，居然仍是不分上下，连斗四日，两人内功相耗已尽仍互不服输，洪七公传给杨过一套打狗棒法演示给欧阳锋，欧阳锋又想出破解之法让杨过比试给洪七公。终于两个互相佩服，相抱大笑而终。杨过埋葬了两位老人，便下山信步而行。

不一日来到大胜关，见到许多江湖豪客，一打听原来是郭靖邀请江湖好汉在陆家庄召开英雄大宴，推举武林盟主，共同抗击蒙古大军南侵。

杨过听到郭靖与黄蓉的名字，微微一惊，随即心下冷笑：“从前我在你家吃闲饭，给你们轻贱戏弄，今日我不如装作潦倒不堪，前去投靠，且瞧他如何待我。”主意已定，于是将自己头发扯得稀乱，在左眼上重重打了一拳，面颊上抓了几把，左眼登时青肿，脸上多了几条血痕。他本来就衣衫不整，这

时更把衣裤再撕得七零八落，在泥尘中打了几个滚，果然是一副穷途末路、奄奄欲毙的模样。装扮已毕，一跷一拐地随着众化子来到了陆家庄。

郭靖、黄蓉正会见众英雄，忽听有人叫“杨过”的名字，忙转头瞧去，他二人别离数年，杨过人已长大，仔细一看才认出，但见杨过目肿鼻青，脸上丝丝血痕，衣服破烂，显是吃了不少苦头。郭靖心中难受，本想要杨过和自己坐在一桌，但觉尊客甚多，不便冷落旁人，便回到主宾席上敬酒。

酒饭已罢，众庄丁接待诸路好汉，分房休息。杨过见郭靖、黄蓉在向赵志敬等人询问他的情况，只好说道：“这姓赵的道人自称是我师父，不传我丝毫武艺那也罢了，他却叫好多小道士来打我。郭伯母既不教我武功，全真教又不教，我自然只有挨打的份儿。还有这姓郝的臭道士，见到一位婆婆爱怜我，他却把人家活活打死了。姓郝的你说这话是真是假？”杨过想到孙婆婆为自己而死，咬牙切齿，直要扑上去和郝大通拼命。郝大通将手中长剑向杨过递去，说道：“不错，我是杀错了人。你给孙婆婆报仇罢，我决不还手就是。”

众人见他如此，无不大为惊讶。郭靖怕杨过接剑伤人，叫道：“过儿，不得无礼。”

杨过说自己不会武功，哪里有人相信，黄蓉一掌拍去，杨过竟然不躲，赵志敬见他欺骗众人，想出招逼杨过还手，不料中了杨过的诡计，被点中了穴道。一气之下，全真教的四位道人拂袖而去。

次日，黄蓉来到一处地方教鲁有脚打狗棒法，准备在晚上英雄大宴之前正式将丐帮帮主之位交给鲁有脚，她因正怀着身孕，这日教了半天，颇觉疲累，倚在石上合眼养了一会儿神，只听她叫道：“芙儿、儒儿、文儿、过儿，一起都给我滚下来罢！”原来郭芙、杨过和武氏兄弟四人都先躲在树上偷瞧打狗棒法，郭芙和武氏兄弟看不懂打狗棒法的奥妙之处，可杨过在华山时，前任丐帮帮主洪七公曾教了他打狗棒法，此

时又听到了使棒的口决心法，真是受益非浅。四人听了一惊，郭芙笑道：“妈，你真有本事，什么都瞒不过你。”说着使一招“乳燕投林”，轻轻跃在她面前。武氏兄弟跟着跃下，杨过却慢慢爬下树来。

到得晚间，这陆家庄内外张灯结彩，华烛辉煌，一共开了二百余席，天下成名的英雄豪杰倒有一大半赴宴。郭靖、黄蓉夫妇陪伴主宾，位于正厅，黄蓉替杨过安排席次，便在她坐席之旁，郭芙与武氏兄弟反而坐得甚远。

正当人们纷纷推举盟主之际，厅口快步进来四个道人，正是已经离去的郝大通、孙不二、赵志敬、尹志平四人。郭靖一见忙离席相迎。郝大通在郭靖耳边低声道：“有敌人前来捣乱，须得小心提防。”说话间厅前已高高矮矮的站了数十个人，其中有蒙古霍都王子和他的师兄达尔巴。陆庄主忙吩咐庄丁另开新席，重整杯盘。

霍都王子指着一位高瘦藏僧说道：“这位是在下师尊，西藏圣僧，人人尊称金轮法王，当今大蒙古国皇后封为第一护国大师。”众人听了愕然相顾，均想：“我们在这里商议抵御蒙古南侵，却怎地来了个蒙古的什么护国大师？”郭靖不知如何对付这几人才好，只淡淡的说道：“各位远道而来，请多喝几杯。”

酒过三巡，霍都王子站起身来，朗声说道：“我们师徒今日未接英雄帖，却来赴英雄大宴，老着脸皮做了不速之客，却也顾不得许多了。依小王之见，须得推举一位群雄的盟主，领袖武林，各位以为如何？”

只听一人道：“我们已经推举丐帮洪老帮主为群雄盟主，现下正推选副盟主，阁下有何高见？”

霍都冷笑道：“洪七公早就归位了，若是没死，就请他出来见见。”又道：“当今天下武林的盟主，除了金轮法王，再无第二人能当得。”

群雄听了这一番话，都已明白这些人的来意，显是得知

英雄大宴将不利于蒙古，是以来争夺盟主之位。黄蓉知道今日若不动武，决难善罢，群殴自然必胜，只是难令对方心服，便朗声说道：“洪老帮主今日不在，好在洪老帮主与金轮法王都传下了弟子，就由两家弟子代师父们较量一下如何？”

金轮法王道：“好，霍都，你就下场去，和洪七公的弟子比划比划。”霍都正有些怯阵，忽听一个身穿蒙古官服的汉子嘴凑到他耳边说了几句话，不禁一喜，说道：“素闻丐帮的镇帮之宝，有一套叫什么打狗棒法的，小王不才，倒要破他一破。”黄蓉一细看，适才跟霍都说话的人正是丐帮四大长老之一的彭长老，原来他已投靠蒙古。郭靖武功虽高却不会打狗棒法，黄蓉会打狗棒法但身怀有孕，无法与人动手。鲁有脚大步走到席间：“在下是新任丐帮帮主，打狗棒法十成中还学不到一成，请罢！”霍都扇子挥动，一阵劲风向鲁有脚迎面扑去，风中竟带幽香。鲁有脚怕风中有毒，忙侧风避开。忽然那扇子变成八寸长的点穴笔，鲁有脚竹棒扬起，用缠字诀一缠一挑，竟击中了霍都的脚胫，霍都一个踉跄，跃出三步才不致于跌倒。霍都暗暗心惊，全力应付，但鲁有脚的棒法毕竟未曾学全，数次已可得手，始终功亏一篑。再拆十余招，棒法中的破绽越露越大，幸好打狗棒法先声夺人，霍都不敢过份逼近，否则鲁有脚早已落败。黄蓉见情势不妙，正欲开言叫他下来，忽然鲁有脚中了一掌，鲜血满口喷出，向前摔了下去。霍都夺下了竹棒，说道：“丐帮的打狗棒也不过如此。”说着便要將竹棒折为两截。

突然间绿影晃动，一个清雅秀丽的少妇已站在面前，说道：“且慢！”正是黄蓉。霍都见她身法奇快，吃了一惊，只说个：“你……”黄蓉左手轻挥，右手探取他双目。霍都忙举手相格，黄蓉已将竹棒轻轻巧巧的夺了过来。这一招乃是打狗棒法中极高明的招数，堂上堂下群雄喝采声大起，黄蓉回身入座，留着霍都站在当地，甚是狼狈。郭芙和武氏兄弟原想上阵，但听霍都说道：“天下英雄请了，这两个乳臭小儿要

和我比武，若是小王出手，只怕给人说一声以大欺小，倘若不比，倒又似怕了两个孩子。这样罢，咱们言明比武三场，哪一方胜得两场，就取盟主之位。小王与鲁帮主适才的比试不必计算，各位请看妥是不妥？”

郭靖、黄蓉与众贵宾低声商量，觉得对方此议实是难以拒却。当下商定由朱子柳第一阵斗霍都，郝大通第二阵斗达尔巴，郭靖压阵，挑斗金轮法王。

朱子柳当年在大理国中过状元，又做过宰相，自是饱学之士，才智过人。他走到厅中，向霍都拱了拱手，说道：“这第一场由敝人来向阁下请教。”说着深深一揖，从袖里取出一支笔来，在空中画了几个虚圈儿，全然是个迂儒模样。霍都摺扇一张，道：“这就是我的兵刃，你使刀还是使剑？”朱子柳提笔在空中写了一个“笔”字，笑道：“敝人一生与笔杆儿为伍，会使什么兵刃？霍都但见那是支竹管羊毫，笔锋上沾着半寸墨，正欲相询，只见外面走进来一个白衣少女，她在厅口一站，似乎在寻找什么人。众人不由自主地向她望去，杨过一见那少女，大喜若狂，当即从屋角里一跃而出，抱住了她，大叫：“姑姑，姑姑！”这少女正是小龙女。她自与杨过别后，又回到古墓中，练功不到片刻，便即心中烦躁，难以继，如此过了月余，决意去找杨过。她在古墓中生活了十八年，于人情世故一窍不通，下得山来，但见事事新鲜，她又怎识得道路，见了路人就问：“你见杨过没有？”肚子饿了，拿起人家的东西就吃，也不知该当给钱，一路之上闹了不少笑话。

大厅上二千余人，除了郝大通、尹志平、赵志敬三人外，都不知小龙女来历。小龙女道：“过儿，你果然在此，我终于找到你啦。”杨过流下泪来，哽咽道：“你……你不再撇下我去了罢？”大厅上千人拥集，他二人却是旁若无人，自行叙话。霍都道：“咱们要比试功夫，你们让点地方出来罢！”杨过牵着小龙女的手，走到旁边，和她并肩坐在厅柱的石础上。

霍都转过头来，对朱子柳道：“你既不用兵刃，咱们拳脚上分胜败也好。”朱子柳道：“非也。我中华乃礼义之帮，不同蒙古蛮夷。君子论文，以笔会友，敝人有笔无刀，何须兵刃？”霍都道：“既然如此，看招！”霍都于中原名家的武功无一不知，但对方出招实是闻所未闻，只见他笔锋在空中横书斜钩，似乎写字一般，然笔锋所指，却处处是人身大穴。书法之中有点穴，点穴之中有书法。霍都虽不知这一阳指的精奥，但他曾临写过“房玄龄碑”，预计得到他那一横之后会跟着写那一直，所以守得井井有条，不见败象。朱子柳见他识得这路书法，喝一声采，叫道：“小心，草书来了。”突然除下头顶帽子，往地下一掷，长袖飞舞，狂奔疾走，出招全然不依章法。

郭芙骇然笑问：“妈，他发疯了吗？”黄蓉道：“嗯，再喝上三杯，笔势更佳。”提起酒壶斟了三杯酒，叫道：“朱大哥，且喝上三杯助兴。”左手执杯，右手中指在杯上一弹，那酒杯稳稳的平飞过去。朱子柳举笔撩出，将霍都逼开一步，抄起酒杯一饮而尽。朱子柳连干三杯，叫道：“多谢，好俊的弹指神通功夫！”黄蓉笑道：“好锋锐的‘自言帖’！”朱子柳一笑，心想：“朱某一生自负聪明，总是逊这小姑娘一筹，我苦研了十余年的一路绝技，她一眼就看破了。只见朱子柳最后一笔钩将上来，直划上了霍都衣衫。群豪哄笑声中，霍都踉跄后退。金轮法王双眼时开时合，眼见霍都已处下风，突然说了几句藏语，众人不知说什么，霍都却知师父在提醒自己，不可一味坚守，当下发声长啸，右扇左袖，鼓起一阵疾风，急向朱子柳扑去。

两个翻翻滚滚拆了百余招，武功较逊之人竟在大厅中站立不住，一步步退到了天井之中。可杨过和小龙女离恶斗的二人不过丈余，自行喁喁细谈，对二人相斗固然丝毫不加理会。

这时，只见朱子柳在空中连书三个古字，霍都只得勉力